



餘冬序錄則余卷之六

內篇第六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莊子曰爲天下者奚以異乎救馬哉去其害馬而已矣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蕪曰去其害苗而已矣

○黃帝問遂於牧馬童子因問焉天下小童曰爲天下
亦奚以異乎救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
拜稱天師而退此事雖莊生寓言所謂去其害馬者之
言真爲天下之道矣社馬蹄萬數百言無出此一言者
秦穆公使賈人載益賈人買百里奚使將車之秦穆公
觀益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

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
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
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曰吾悅夫矣之言公孫支乃
致上辯以讓奚公從之公與奚坐之言今不可知即奚
之牛肥所以對公者知公之悅奚能治國矣知奚後來
之治秦國之有道矣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
半助邊不報後上思式言召拜為中郎式辭上曰吾有
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歲
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
為緱氏令試之緱民便之式在漢廷本無奇節而其言

有契先哲若此見奇於上夫豈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
能也今士大夫言及式多蓋其所為考其治民有如式
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
則必為之求粟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
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嗚呼今之人豈惟不知為求粟
與芻特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奈之何其不重尼也
○說苑百里奚始為人牧牛秦穆公見百里奚問牛何
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
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卒相之文正卜式初牧
羊百餘一歲羊致千餘武帝令牧羊上林中歲餘羊悉
肥上過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如是也上以馬寶拜

緄氏令百里奚之才大而才見於牧牛卜式之能小而能表於牧羊然非秦穆漢武之明則亦不能知其才與能也

○楚平王十年兵之造品卑梁女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楚伐卑梁人梁大夫怒發兵攻鍾離楚王聞之大怒與兵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

親史 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因竊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因往夜竊搔梁瓜皆焦死梁亭欲往報搔瓜宋就不可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日以美楚亭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

見貴 夫爭桑灌瓜為惡與德事端甚微而一以成兩國之闢一以交二主之歡害利相去天淵如此易謂君子作事謀始有以夫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怒將殺之申生奔新城自伏劍死夫母愛者子抱獻公溺驪姬之愛矣姬之讒豈生其罪有以來之生不以罪去其子不得立也

公告里克曰寡人有子未知誰立豈不為奚齊而云爾乎克退以告生生亦喻其意矣使即是時見幾審兆虛儲副之地聽所植焉姬之讒隊當不統而止新城之事何有哉惜哉申生不得為周泰伯其所以自處者蓋有所未盡也

○痛哉申生可謂爲人之所難爲其所處特未善耳父子之恩本出天性以父殺子是爲不慈爲人子者豈可以陷父於不慈然至於自赤其刃以墮遺體亦不得謂之善處矣晉獻公溺於後妻之譖欲致殘其嫡子是人倫之變也善處人倫之變直法諸舜而已舜父瞽叟聽後妻言愛少子象嘗欲殺舜豈不亦猶獻公之所爲乎然舜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是以卒也致瞽叟之底豫而有以全其天性彼獻公初意不過欲得太子位以立奚齊耳其告里克曰寡人有子未知誰子當立是時申生已爲太子乃曰未知誰立豈非爲奚齊而云爾乎克退以告申生申生當時亦喻其意使即移

病請命虛儲副之地而聽所植焉則上順於親下友於弟而身享讓國之譽姬之讒喙當不挽而止申生何至有新城之事哉且申生之忍於伏劍蓋不欲彰父之過而不知此正爲彰父不慈之過也欲不彰父不慈之過必若大舜然後可免而曰勇不逃死然則舜所以不死廟上不泥井中者怯乎哉昔者曾子耘瓜而悞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仆地有頃始甦孔子聞之謂門人曰參來弗納也以子輿不辟若也若申生者能若舜乎重耳兩言而兩拒之既不忍君以悞終又不欲君惡聞於列國及刃即頸猶慮君老而勸孤突出而位之其中心愛父之心惓惓與死俱已其諱爲恭在此吾特痛其

所處雖恭而猶未繫於善耳後世乃有如漢擢之所為者噫彼何人哉

○公羊春秋趙盾晉卿而食魚殮儉也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孟子自言所欲不可得兼當舍魚而取熊掌王安石謂魚羹飯何處無之古人不以魚為首味也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變枯魚噉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復有寒飢之患貪慝之耻乎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庭曰殺人者臣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

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而死君子聞之曰

貞夫法哉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詩

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韓詩昔人之稱

奢如此孟子謂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計奢獨不

可行歟追殺人者則其父也何不與之而偕亡也舜不

在執法之任而身又君也奢有不同故歟既已亡矣則

無執法之任而非楚之臣矣奢計出此身可不死而父

亦可以無罪不還返言於庭而父殺人之惡不聞於人

亦得所以為父隱之道矣乃持區區之信以伏斧鑕而

搏司直之譽可哀也哉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
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
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
一父而載取名焉南梁言鞅父任原鄉令爲姦吏所誣
罪當大辟鞅年十五乞代父命高祖勅廷尉蔡法受取
其疑實鞅詞不移初見曰欲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鞅
之命鞅其大械更著小者鞅弗聽曰死罪之囚豈可減
乎法度具以聞乃宥其父丹陽尹主志欲於歲首舉充
純考鞅曰異哉王尹何量鞅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
然若鞅常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鞅
諸物已所存蓋有以明直躬者之無所逃於死矣

○母子之恩不可解於心者也夷狄禽獸皆知有母而
鄭莊有城濮之誓與起爲衛門之盟莊公幸悔於考叔
而起終絕於曾子悲夫妻維之母不能歸其子溫嶠爲
子而不見留於其母賢不肖雖不同其以物累滅天性
一也

○子絕母非入理也鄭莊實母城賴而爲不及黃泉無
相見之誓既而悔之理在人心有不可得亡者故於賴
考叔賜食舍肉之事遂有感焉考叔於此直就倫理論
之遠違誓而歸順德其誰曰不然而必爲泉隧以文其
悖吾無取焉耳矣

○春秋外傳周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三女奔之其

母曰必致之王褻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康公不獻
一年王滅密內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其母曰
甚美必有甚惡无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叔向
懼不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後晉殺祁盈及揚食我
遂滅羊舌氏甚矣叔向之母之言之似康公之母也后
豐之德不能消有仍氏之禍孰有以德自命而堪女色
者乎孰有近文色而謂有德者乎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可欲之物豈不甚可畏哉

○魯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馬公謫之夫人譖
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公曰云齊侯
怒與之飲酒於其出馬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馬也

幹而殺之同孰謂謂莊公也然則魯國之祀其移于姜
氏矣不然也魯聖人之後也以周公之功之德天决不
絕之於非類而齊侯之子云然者傳不云夫人譖公乎
即有之桓之患辭耳桓三年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
卯子同生春秋十二公無書其子生者公羊以為病桓
之辭其病乎桓後來同非吾子之辭故也同生在其母
至之四年而曰齊侯之子可乎書子同生而日以謹之
豈當時或有嫌焉而欲著其生乎其以釋傳聞者之疑
故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
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廐射而殺之
微舒孰謂謂夏姬之子也此魯宣公十年事杜預云靈

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爲卿年天無嫌是公子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爲戲耳春惟桓之志辭類此魯也夫婦以惠陳也君臣以戲齊何有乎兄弟夏何有乎父子人道之瀆也一至此哉人道絕矣何有乎朋友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執之勝與臧之死也其禍至哉祁氏羊舌氏之子叔向所娶夏姬之女所生之子也

○石碯諫衛莊公曰愛子教之以義方碯非不知於子乎教者然其子厚從州吁遊而不之林異日州吁以逆誅遂併其子殺之使碯素有義方之教弗納於邪其子豈至是乎嗚呼碯非能愛其子者後世以大義成親許

碯爲純臣碯不得爲慈父矣

○韓非子管仲未歸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飧之曰爲國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爲布衣從入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爲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

必有以重報其罪而有所不容已也

○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在魯縛於魯時使鮑叔牙無忘在齊也盛如報難之深於牙一言而若臣而或為其後仲謂桓公亦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盟車此齊之所以霸也漢馮異舉以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臣等敢舉以告太宗曰願陛下不忘布衣徵不忘叔牙之為人也君臣之間當如是矣宋高宗曰願陛下無忘在魯時

○管仲寢疾桓公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鮑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

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義而惡惡已甚兄一惡終身不

忘漢宣買頭女為丞相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

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

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孔子曰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假令夷齊執政其不免亦容惡

乎善惡敵也水火不相容誰能兼之嗚呼惡直醜正實

蓄有徒盜憎主人民恣其上首人之言有謂驗矣君子

何以愛此恩欲已出惡使誰歸君子之善善長而惡惡

短也其無意乎桓公出還見亡國郭氏之壘而問於野

人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

美行也其為誰何也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能行惡惡

而不能去是以爲嫌也子路問孔子治國之道子曰在
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
亡何也子曰范仲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
去也雖欲無亡得乎諸葛孔明之治蜀能度外用人而
繩人之法未嘗不嚴李嚴舉立死而不怨非諸葛之開
誠布公見於平昔之舉措其何以服其心哉

○老泉著管仲論曰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
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而其言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不
可近而已以爲仲罪吾觀仲書暨列子呂氏春秋先秦
諸書載仲臨死之言所以薦隰朋者不一而足然則仲
曷嘗不舉賢以自代哉老泉稱仲書論鮑叔實胥無之

短而不及隰朋之長何也天之生朋以爲夷吾也其
身死吾焉得生仲有以知桓公之不能用其言矣

○管仲論三豎非人情不可近而桓公卒近之三豎卒
以亂齊樂羊爲魏將伐中山中山人殺其子而遺之羹
樂羊食之中山遂降魏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疑之誠
是也梁車新爲鄴令其婦往見暮而閉因諭郭而入
車新則其是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其令免之
誠是也

○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其臣曰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裁關其思曰胡兄弟
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也而不

備鄭鄭人襲用取之鄭人非不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
思以葬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詐也其子非不愛也
而謂以拔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春秋
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何歎焉
○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
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
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
曰夫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魏文帝納甄氏生
子叡而甄氏被誅帝與叡獵見子毋鹿帝親射殺其母
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
帝為惻然乃立叡為太子孟子不云乎不忍之心人皆

有之所患不能推耳入之心皆有此仁也故惟仁能易
感人仁莫切於親親也故惟親最易見仁秦西巴不忍
於麇之母雖迂李孫之意而卒召以傳其子曾叡不忍
於麇之子遂能回文帝之情而得立為太子然則四人
者孰無不忍入之心哉能推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他
日叡為帝郭夫人有寵而毛后以愛賜死其為忍乃
有甚於其父之所為者夫婦之愛而弗終如是是心何
在欲推之於政及人與物其可得邪

○孟孫獵得麇秦西巴放之適孟孫屬以持歸之言而
孟孫卒召以傳其子曰君不忍麇之子能忍吾子乎唐
楊憑為李夷簡所劾貶臨賀監人無往視者徐晦獨送

憑藍曰不顧夷簡之怒而夷簡後表用之曰君不負揚
賀監言負國乎宋趙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
宋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即丐祠
從清之歸其後負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
如此肯負國乎嗚呼人之立心固自不可不近厚哉而
識者於此有以得其人矣

○齊景公睹彗星使常伯鸞襲之晏子曰彗又將出彗
星之出庸何懼乎此非善悅君之言彗星之出而能懼
亭可無出矣不懼彗星其災何弭晏子宜曰彗星不可
以人懼君盍脩德自懼之君不脩德亭又將出

○魏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射

之沒金飲羽下視其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跡渠子見
其誠心金石為之開而况人乎王充論衡作養由基見
寢石以為虎射之飲羽精誠所感不過入一寸耳今勇
夫卒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充之所辯陋哉
漢書李廣守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
鏃視之石也明日復射之石不能入矣葛洪西京雜記
洪以問揚雄雄曰至誠故金石為之開洪曰昔陳竊入
山采薪見墓前石馬謂鹿也斧斨柯折石馬不傷傷者
亦不試何金石所感備乎雄無以應之此事正不當舉
其似者為疑春按後周書李遠嘗校獵莎柵見石叢蓬
中以為伏虎射而中之鏃入寸餘就視乃石也太祖聞

而美之賜書曰昔李將軍殺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
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晉岸賈事史記趙世家在景公三年乃春秋魯宣公
十二年也又十五年殺岸賈復趙武田邑春秋成公
八年也是年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左傳并記
立武復田邑事註云然就之耳非此年也史記世家同
左傳而趙世家不知何以又相拊鑿如此同括之死春
秋書晉殺之不曰岸賈者不罪賈之擅殺也吾父之
賊未討世仇之可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焉賈之殺
之所以為晉則雖曰晉殺之可也嗚呼趙盾之罪於太
史秉筆之日有定獄矣肯歸不討之牙太史以為戎首晉

嗣君諸大夫之不討皆其無非乎皆獲考死瀟下晉於
是乎失刑矣賈一人繇力弗及報仇其敵而報於其弟
若子晉於是乎失刑矣春秋書殺大夫非謂同括而無
罪也以譏晉也吾於賈乎何尤

○程嬰既立趙氏後欲自殺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趙
武啼泣固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今不報為不
成遂自殺也或曰過哉嬰之自殺為死者有知也死者
識有知道武後來之事宜無不知而後我報乎死者無
知也而我何報乎或曰嬰之謂下報者欲以死自見其
義耳欲以死見下官之難非其不能故耳春謂趙武之
事嬰許其之今日事成嬰不忍獨生而食武報故耳知

否非所計也嗟夫死生亦大矣古人不肯欠人一死如此其心不為安一日之生如此

○晉及齊戰于鞏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子也子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矣卻伯見公日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疾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及鄭戰于鐵鄭師敗績趙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鄭良曰我兩

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君子觀晉及齊及鄭之戰諸子處功名間一則曰何力有焉則莫不致其讓焉一則曰我上也則莫不致其競焉其儕輩同然一辭其得其失不亦自可見其端乎書曰爾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事無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嗚呼烈士殉名者死禮忠詐之在人雖臨歿而不能自己也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遠伯玉退彌子瑕是吾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於是靈公弔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曰寡人之過也殯之客位遠伯玉而退彌子瑕此以尸行其忠者也吳起相楚楚之貴戚盡欲害起及悼

王死宗室大臣攻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蓋諒射起而并中王尸者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將死謂齊王曰臣死後王車裂臣殉於市曰蘇秦為燕詐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自出王因而誅之此以尸行其詐者也嗚呼可畏哉

餘冬序錄卷六

餘冬序錄室華卷之七

內篇第七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老編輯

鮑焦木斲膚見挈番採蔬遇子貢於塗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遂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嗚呼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媿而輕死如此夫伯夷叔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夷齊之懲非周土之毛乎世蓋有以子貢之言議夷齊者孔子不云乎觀過斯知仁矣

鮑焦事見韓詩外傳如此又風俗通云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

飲非妻所樂不立於山中之食粟或問之此粟子所獲也遂然唯立於死此後人所傳亦一事也方孝

孺作伯夷論曰天下歸周天之命也素身自遠斯可已

矣何乃社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春按

齊書太祖與崔思祖書曰不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安

得息談是知為是論者前有人矣晉康元帛夷齊曰五

有德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終於虞舜禹終於湯且夏后之末祀亦而世之所亡若周武為有失則帝

乙亦有傷子不棄股而餓死何獨有周而深歲所行誰

其常諒齊齊嗟乎以孔子之所謂賢人孟子之所謂聖

之心亦甚矣之清者而猶不免後世之指摘可畏哉彼鮑焦所謂效

禹齊者非邪斯過乎中者也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古史

齊採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鮑焦食粟事為人所詰正與同矣

○君子脩身之道在乎隨事加首言與物未有無因而

至吾前者無因而至君子必自反也魯君問柳下惠吾

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齊傷魏女來造晏子之

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殆有悅內之志哉

柳晏子之所以自反如也編伯起故人之全得至其門其

能無內自訟耶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洽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語左右曰醫之

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
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淺理也湯剋之所
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
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
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太史
公曰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
可活也桓侯豈非則子所謂諱疾忌醫寧賊其身而無
悟者哉蘇軾告其君曰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有所
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
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

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
之事也軾他日又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
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天下有治平之名
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
測者也夫病者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
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欲食起居動作
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
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嗚呼此桓侯之事也三代而下中
材之主能決不為桓侯者少矣此蘇軾之所以為憂而
以告其君者也

○齊臣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內房晏嬰之諫也於外

朝而景公親據檮杌而嬰忠也趙
也簡子謂其必於無人之所尹鐸之諫也質於衆中必
使其規以爲厥也愛我鐸也不我愛而不知厥回而鐸直
也宋朝宰相奏事留身君子猶在可疑况小人乎
○晏子志秋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暴病死景公怒
欲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曰
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
馬當死罪二使公以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
諸侯聞之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
於鄰國當死罪三公謂然曰赦之劉向說苑景公好犬
使燭鄒主馬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之以其罪

乃殺之於是召燭鄒於上前曰汝爲君主鳥而亡之一
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
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止勿殺而謝之此特是一事
傳者異詞耳東方朔別傳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帝
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
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
匈奴即有急惟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釋殺鹿者罪東
方朔之言是子之智也此視力諫而強諍者何如哉史
記滑稽傳楚莊王所愛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
槨大夫禮葬之下令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入哭曰馬
者王所愛也楚國之大夫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諱

請以八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王於是以為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秦始皇嘗議欲
大苑圃優旃曰喜多縱禽獸其中寇從東方來麋鹿觸
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漢武帝少時乳母東武侯母者
帝壯謂之大乳母其家犯法當徙母入辭既去疾步數
還顧郭舍人罵之曰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
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下詔無徙乳母
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解紛者嗟夫三優之言則
善矣嬰朝二子吾不能無譏君子引君當道所以陳善
閉邪者不如是也二子之言其不道優矣乎未慮乞婦
物有相感
事有違可

○晉敗齊師齊侯入壁司徒之妻

問君免乎曰免矣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

免矣可若何乃奔齊

侯以為有禮而封之雖然壁司徒

其所天也臣之於君

子之於父妻之於夫皆天之所在

禮有序及義無偏視

壁司徒之妻問其君父之餘獨不

當問其夫乎雍紆之

妻問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

父一而已人盡天也

嗚呼此所以為亂之道也

○國語載公文伯卒其母戒其女

曰吾聞好內女死

之吾子大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

三婦從禮而靜是

昭吾子也其言如此戰國策則云

公甫文伯病死婦人

為之自殺者二八其母不哭也曰

孔子賢人也遂於魯

是人下隨今死而婦人死者十六人 是其於長者薄而
婦人厚也豈文伯母戒其妾後而得 有死者故有是言
也耶文伯母能以令德明其子者吾知其無是言也禮
弓篇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又曰文伯
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何哉考鄘詩亦云爾承宴而
誤也

○楚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 侵境不絕於冠群
臣皆怨於是子常用司馬成言與昭王共殺無忌滅其
族國人乃謗止後吳再伐楚入郢昭王奔鄭而卒返國
楚得不亡人知吳入郢者信讒之報而余以為昭王之
得不亡者又誅佞人之力也吳王夫差聽用宰嚭殺伍

子胥王孫駘聞之不 朝王召問駘悵然悔殺子胥而欲
殺嚭於是駘復止之 夫差之近邪遠忠執戾不明久矣
至是因駘一言悵然 有悔而駘以殺嚭為二子胥何其
悖也謂亡國有證殺 嚭無益可也神人之念獨不當以
少謝乎考左傳子胥 之死與吳越春秋夫差悔殺子胥
而欲殺嚭皆在魯哀 公十二年而吳之十三年也明年
始有黃池之會使嚭 先已誅死太子友之諫可入其事
當止越不得乘虛而 為熊蹯之師矣吳亡在哀二十
年駘而果有為若與 王誅嚭而反前之為睦鄰師十
年之間雖遭越患豈 遽至不能國哉楚得不亡而吳亡
楚能誅無忌而吳不 誅嚭之分也駘吳之宗室臣也處

忠邪間蓋獨知之而贊助攘斥之功不火榮見何哉伐
齊之役前勝未期內敗已告而駱猶勸王前進執諸侯
之柄以求其志行也如此則亦証之類耳內袒膝行請
成于越不得涕泣而去善謀人國者豈至是乎視司馬
成子常輩死有餘可矣

○左傳楚平王為太子建聘於秦費無極與逆王聽無
極言遂自取之無極自知聞罪於太子建矣無極之讒
蓋自茲始然則太子建抗秦父子之死之亡嬴氏其禍
甚也平王卒令尹子常以太子士弱其母非嫡也子達
實其之子西長而好善欲立子西子西不從乃立昭王
明年殺費無極未十年而有柏舉之役吳入郢壞宗廟

儀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夫其君之妻大
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其君之
母者此其禍嬴氏基之也列女傳楚平王伯嬴者昭王
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
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
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
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
親授受室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施加異巾擗所以絕之
也若諸侯外燕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
宮割男女之失亂亡與焉夫逆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
天子之所誅也今若王奪儀末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

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如死而祭於
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嚭與其保阿閭亦巷之門皆不釋
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嬴氏蓋非不明夫婦之道者
而見攘於所聘之夫之父人倫亂焉以基無窮之大禍
所以辱其生者甚矣閭閻當日若敢問前事何辭以對
嬴氏之言足以慙吳王持刀閉門足以自守而不能誓
死亡入楚之時吾不知其何也

○吳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
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
期吳拔六與潛破楚入郢秦攻趙趙應侯使人行反間於
趙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

矣趙王因使括代頗將以擊秦秦大破趙軍於長平降
其卒四十萬人嗟乎常之不如期頗之勝括敵國能知
之為其君與其同國之臣而獨不知何耶二國之敗亡
人皆曰聽言之過也而眷以為不知人之罪也

○伍子胥以吳伐楚入郢求昭王不得掘平王墓鞭其
尸父讎報矣獨處宗國有未盡者昭王之出奔也鄭人
欲殺之隨人欲殺之子胥是時若復假閭閻力立公子
勝而君其國謝吳吳師楚國其不既定矣乎而秦兵何
辭以加我吾之所謂樹行而逆施者莫不可善終乎子
胥此舉死生以之父兄之仇既報其身何惜昔者程嬰
事成而自殺胥誠已立勝相之可也以死下報父兄告

成事焉可也而慮不及此卒乃刎頸為護之劍等死耳
死非其所惜哉

○伍員將兵伐楚五戰入郢掩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
百然後已何子曰子胥此舉能報父之讎矣而君之讎
亦不可不報也卒遂故楚太子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
以為君矣鄭然其君則我與鄭亦不當共戴天者也豫
讓之於襄子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挾匕首入塗側必
欲得兵肉而嚮之則報君之讐亦當如報父之讐也而
子胥子鄭乃不一問何耶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
之師迅奮震蕩威壘乎遐邇當其衝者魂驚膽碎直擣
郢都如風掃敗葉以楚素號強敵且莫能友如此矧區

區瑟縮骸骸之鄭乎其勢易於豫讓多矣子胥誠當此
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為問鄭之舉吾知鄭之
君臣將延頸待罪其心而服斧鑕我於君父之讐可脫
腕而兩報之矣何謂勢不可哉或曰此非子胥之所得
專也所以號令而驅使之者闔廬也子胥雖欲報君之
讐其將遂乎噫子胥亦不欲報君之讐耳如子胥欲報
君之讐而言之闔廬必從之而伐鄭矣何以知之鄭黨
於楚而踈於吳非有婚姻之雅手足之授忘闔廬之所
不厚者也闔廬擊楚將子常而鄭匿之此充闔廬所甚
忿憾而不平者也忿憾不平之心既存而又人從而啓
之如蓄火然人則風之則其發也必暴而不回子胥為

閻廬歸附之任伐楚且隨之矣復何慙於鄭哉於楚而
勝之矣又何憂於鄭哉嗚呼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不
深為子胥惜也吾觀子胥之自勉與其兄之勉之者忘
專在於報父之讐而已然其亡也不之他國而之宋以
佐太子達而奔鄭達遇害於鄭則又與達之子勝奔吳
迫於昭關而不忍棄並耕於野者五年而不忍離則其
心亦曷嘗一食肯忘君哉而獸不報君之讐也方昭王
之出奔也楚之宗祀無人矣子胥能盡縛平氏之族而
碎於刃乎能盡挈全荆之版圖而歸吳之囊橐乎殺乃
公者平王也至若達則故楚太子而子胥所視以為君
者也達之以讒去國人蓋嘗悲之矣今其子勝存焉使

子胥而立勝國人其有不願戴者乎夫如是縱閻廬不
聽吾伐鄭而吾得與勝圖為後日之舉亦未為遽矣此
心昭昭無負君父為申包胥者安能有辭以責我為秦
哀王者又安能以兵加我哉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
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
漢而歸沛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而功名次
之子胥能若是乎則又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厲鏃之劍
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
兵哉子胥既死勝歸楚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
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森駭無掩豈不痛哉噫子胥既
不報君之讐又不立君之子是以既不能保己之身而

又遺勝之能夫差固無顏以見子胥也子胥亦何顏以見太子建哉

○楚平王殺伍奢奢子員以吳兵入楚遂報平王之尸
晉文帝殺王儀儀子哀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
哀同時有嵇紹者父康亦為文帝所殺紹用山濤之薦
復為晉臣晉史以哀列孝友傳紹列忠義傳祖溫之言
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者其信乎康臨刑謂紹曰山公
在汝不孤矣紹所以聽濤之舉蓋其父意不然棄父事
讐之罪紹不得以山公之言而自解也噫子胥生楚哀
生晉者也君非罪殺其臣而其子得讐焉以孝治天下
者其無傷人子之心哉

○越王勾踐以種蠡計滅吳而霸蠡謂種曰越王為入
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富貴而種不失後卒
被誅唐玄宗以王琚等計受內禪功封國公眷委特異
或說帝曰王琚宗廟宗請說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
安帝遂疎之史稱越無恩信矣如琚等之不獲善終亦
豈云亦無恩之故哉或曰種適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
不滿斯人誠不可兵治平然則君臣之間每以自反可
也

○亦和毀璞而兩遺則所以遭則者璞累之也然則和
何其不能忘情於璞也和以為此有五焉不識之則已
既識之則不得不獻之也何也和以為此五於此璞中

人莫識也而識之者我也王幸我識之而我不默之則
我負此王王將無所復望我罪則重於不識者此所以
兩遭刑而猶獻也嗚呼世之人孰有如和之用心者耶
何但守成文仲子西晏嬰之得罪於後世也世之人亦
何不如和之用心吾未見薦賢之得罪也

○楚子祭好求技道之上而善為偷者在禮馬公孫龍
願與有能者遊而能呼者與籍焉卒之善為偷者
却齊師而能呼者通燕使然則鷄鳴狗盜田文之所不
棄而亦賴其力者蓋其入其時乎爾也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
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

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如水者政不可以苛獨不聞
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推賢抑四心而揚善故有大畧者不
問其所短有厚德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
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
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逃也謂韓家奴重熙中為彰慈
官使帝問卿有異聞乎對曰臣一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
者必生入者熟則小者必焦從以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
知其他韓家奴其亦有得於子貢之所言者否也

○衛端木叔籍其先賢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死
也無瘞埋之資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其
祖賜漢揚子孫家故富饒厚自奉養及病且死令其子

裸葬以反吾責。初侯諫之弗聽。而班史氏以為賢於秦。始皇陶明淵詩云。客養千金。臨化消其實。莫一人之類。莫不披曰寶。不過軀軀。化而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端木叔揚王孫。豈不知道者。吾欲禱世而已矣。三孫西京雜記名責。

○琴張欲昂宗魯。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女何昂焉。南軒曰。琴張只見宗魯死。便以為難事。不知其不義也。子路為孔慳死。始初不知所擇。雖謂之不得其死。可也。

○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破一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班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救其愛者。

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此亦曰期於適用而已。秋然則為學者。其可恃絕藝乎。教人者。其專在上品乎。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蘇東坡謂事固有創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也。晉元帝為瑯琊王。至河津。為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轅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宋王盛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汝門雲水。逃匿。使提衣。僕從後。津邏疑為水。罵華曰。奴子。急行不及我。以杖撻之。數十由是得免。袁顛走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於沙門。將

次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後周宇文
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次策扶泰背曰
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在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
與之馬但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也事有倒行而
逆施而可以脫人之難者也夫苟可以脫難雖倒行逆
施之事未必非良計也

餘文序錄卷七

餘冬序錄塞且卷之八

內篇第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管仲引詩云豈不懷歸畏

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

也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

市西其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直醜正實善有徒嗟夫徒

之善而以相求而相恤於正

直也何有於善有善皆能

善入况惡善事可畏哉

○百里奚過於虞而智於

秦豫讓有容於范中行氏而

著節於智伯其用之者使

之然也

○宋襄公一命而重一君

又用諸流亡之鬼滅天道矣

泓之戰乃欲不重傷不令

四二毛不以阻隘不誠不成列

真盜蹈之仁義也

○徇靈公死卜葬於故棠

下言卜葬於立掘之墓得

石擲流而視之有銘曰不

思其子靈公事而埋之夫靈

公之為靈久矣

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

外駟馬不行踏地悲鳴即

掘馬蹄下得石擲其銘曰佳

城爵鬻三千年見白日子

嗟騰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

之馬冢

兩然古八鑄造器物皆有款

識石擲之銘蓋款識之類

爾據銘所言豈識縉之言從

古已有此術邪

○東坡謂范蠡去越不能

復有所為而黃東發以為

功成身退徙齊徙楚復皆

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卓出春

秋戰國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

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

蠡一人耳張孟談既為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

親之立可與蠡五湖同風

○豫讓之事史記以次專諸而傳之刺客致堂胡氏謂

馬遷淺之乎知讓全讓之報讐無所為而為非特可為

委質事人之法雖大學之道亦不過是春以為不然春

少時有論其異曰士之為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

變者讓親范中行氏智伯之所遇而為之報未見其能

自立也我試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苟為事之既事之

其可苟焉云其所事也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

其亂救其亡其何以當其所遇瑤之不仁輔采能知之韓
魏之必反締疵能知之而讓顧鼎能知何以極國士韓
之喜忘憂已讓其知之而言之矣讓言而智伯弗聽智
伯之過讓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諫又弗去何也讓惡
天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讓之事其君也君遇以衆
人即報以衆人君遇以國士必報以國士非二心耶君
子於其所不安不能一朝居也讓之去范中行氏而事
智伯豈君子之所能安者耶人命不可知考參之事會
在天不在已使讓而死於范中行氏已滅之際智伯未
亡之前狗彘之行吾不能爲讓以刻而瞑目也而論者以
一人事足爲委質事人之法令有人焉食人之食而不

死其事問之則曰彼衆人遇我我不得爲國士之報也
而可乎今之論讓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
其忠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貴
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
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
爲之報讐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之
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後
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爲名譽而爲
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讓子長之失矣

○柱厲叔死苾公之難曰吾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
知其臣者也豫讓報智伯之仇曰吾將以媿天下之爲

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含生取義二臣之節可尚
已而必曰將以醜將以媿非賢者之言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
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
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
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歠其醪
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放爲昔者紂爲長夜之飲七日
七夜失亡曆數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
子謂其私人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
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亂以醉箕子非夫漁父

所謂聖人者歟茲箕子所謂佯狂者歟表繁妙德先生
傳云先生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一水號曰狂泉
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主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
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
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
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
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先生蓋有
懲於三閭之失而從漁父之教者歟

○周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滎池趙王歸以藺相如
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
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

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
以爲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秦王之感而相
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
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
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頰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漢光
武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部將殺人於潁川潁
川太守寇恂捕得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過潁川謂左右
曰吾與寇恂竝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
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請蒞劍侍側卒有變足
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
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

皆兼兩人之饜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
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賈
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
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胡氏曰議者或以
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藺之譽先起於頰譽爭端也相如
降心頰即引罪此所以爲賢也賈復不戰部將殺人他
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辜必且謝過乃更
蓄憤欲手刃之逮至帝前怒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教不
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
班乎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開宣慰勉聽
其自釋則尤善矣黎平知府張愷嘗列此語而贊之曰

蘭之憂起於類蘭非有以取之也類之聞義而服蘭實
感之責寇之事復非廉將軍班洵其得與相如此乎當
復部將殺人於境之時史氏謂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
多相容此固壞亂之後與復之初勢有所不能遽革者
復固不得辭其不戢之罪矣復之所部光武之臣也恂
既捕繫獄不以言帝又不以勸戒於復而輒戮於市不
嫌於專殺乎犯而不校非大賢君子不能恂也與復並
列將相宜悉復之為人光武嘗謂復輕敵其能犯而不
校者乎使當入境之時不知其手刃之謀其勒兵之追
不在其吏士皆醉之際復則罪大矣恂其無自取之累
乎恂持善於補過而為國之言無媿於相如耳復以帝

為分之故並坐極歡亦非甚得罪於類者矣故為之評
曰相如之自屈知有國而不知有己上也善學相如者
恂也類之自反過常憚政復非所及帝為分之而後釋
馬所謂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抑又其次者乎效廉
蘭而不得猶可為賈寇下此則難乎其為賢矣時貴州
守臣有失和者愷為是言而責備於恂以附春秋之義
守臣有感之者春故取之

○蘭相如爭趙壁事氣蓋秦廷而揚龜山弗是之謂古
有以定幣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
宋輸文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
見靖康之後事耶

○燕昭王封樂毅為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毅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渙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為驍備再三疆之不許布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為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此與未乾為補之墨已操入室之戈者厚薄為何如也

○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我與而卒以致富索齏好學不應陸命棄象人之所收收象人之所棄

而卒以成德

○戰國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襄知王之愛新人也其愛新人衣服玩好宮室卧具擇其所喜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於寡人鄭襄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而掩鼻王以問鄭襄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割之無使逆命漢司隸馮方女劉亂馮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何氣節當時時涕泣憂愁以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

絞殺馮氏繫之廟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婦
性陰險如此小人陰類也其妬賢害正之心根自天性
隱奸伏計奔讒機毀固有深於女婦之智之所為者誰
能早察而預覺之邪宛之死非不知也吁可畏哉可畏
哉

○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
娶婦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以其錢得數百萬用
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其
人家有奸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娶之多持女遠遁城
中益空又困貧所從來久矣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
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

豹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豹呼河伯婦
來視之顧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入
報河伯更得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
投河中有頃曰何父也弟子趨之復以弟子一入投河
中有頃復使一人趨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姬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向
河立良久復欲使廷掾與豪長入趨之皆叩頭且破額
血流地頃吏豹曰廷掾起無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
去歸矣鄴吏民大恐是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豹此
事古今其孰有能行之者乎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
家六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

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辜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也於是弗果用殉之意即子亢之意痛殺者之無辜而設是以救之也約以殺止殺其法厲甚仁人君子獨無善化之術可代此者乎而至譎殺數人殆於不教之虐矣子亢之言要之祇足以懼夫愛死者耳匹夫愚婦之行固有慷慨一時而殺身以相從於不義者子亢之言豈不有以啓之論事不祈諸理之有益與否而術以懼人春竊疑非君子之所尚也

○備公孫鞅入秦為左庶長定變秦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夫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能徙置北

門者予十金民莫敢徙僕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二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先是吳起仕魏治西河欲輸其信於民夜日置表南門之外令曰明日有人據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晏民猶相謂此必不信有一人試往僨表謂起起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後日又復立表令如前邑人守門事乘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民信起賞罰執之徙亦起之僨表意也語曰下令於流水之源君子之出令也期於順民上當天心下合人意民將自趨如不及焉有假物寓爵賞先動駭人耳目以示信之理哉信以誠見民先駭焉誠於何有令以信行信以布惠則國安而身福而廷與執也專用其私智為國

對怨欲善其終庸可得乎起事呂氏春秋云爾文記起
傳不載起傳云吳起猜忍人也軼傳云商君刻薄人也
猜忍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特威劫耳人將何以
堪之太史公論起以暴刻少恩亡於楚而又論鞅以少
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于是矣乎

○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妨廢耕戰
至始皇遂有焚書坑儒之事此事蓋不獨出於李斯也
荀卿論法後王在審其所責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
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
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師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辟此其
禍水之源乎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鄰子易水上縱貸布一疋
約價千金隣子不與夫一布為千金之價利極厚矣
而隣子不與隣子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之
於異時也世人殉目見其獨一隣子耶貧賤之士空言
弗信於時方未遇如蘇秦者不亦可哀也哉衛青少時
歸其父使牧牛民母之子奴畜之有一誤使相青官至
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耶足安得封侯事乎
方貧賤時豈惟言不人信誠有識之者已亦不信其言
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
耳焉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為將也王敦則母為
女巫嘗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

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笑之之人固不以為信也
釋世忠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
不拘繩檢人呼為潑韓五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
以為悔已毆之日者則誠謙世忠者矣然反以致其毆
何哉不見信也己且弗能自信而何以望於人然則世
人布衣之家致位通顯因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
有恩不可不忘之也

○史記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為璵璠
簪刀劍室悉以珠飾之春申君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
履趙使大慙使者之見如此

○戰國策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忠之邯鄲傅舍
吏子李同說平原君令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平原君
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與三千人赴秦軍為之却
三千里所謂李同者非平原君平日所養之客也然則
其所失者不獨一毛遂也

○秦虎狼之國燕太子丹所使荆軻乃欲為曹沫劫齊
拒之事不可則因而刺殺之豈不謬哉昭王嘗仇齊矣
樂毅嘗為燕用矣丹不知效法先王之禮賢而軻非其
人也函於期之首為凌秦之資是燕仇未報而先為秦
報仇也軻之事成不足賢也燕之患固在也矧事不成
而累丹以不義乃墜燕之社稷耶馬遷傳刺客五人軻
其至拙者或曰子房用狙擊事不武與軻何異子房報

君仇之六義則震動乎天下矣其不成天也以秦之法
令大索十日而力士與良竟不能得良之智深矣博浪
沙中祖龍無完魄矣他日佐漢滅秦帷幄籌策皆沙中
一擊之餘事耳軻也何敢望良

○戰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
少者少者知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汝娶長
者乎少者乎曰娶長者既為我妻則願其詈人也嗚呼
此人情也在已與在人異觀而不正之人終必人之所
棄也史記荆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
門者此固人情也通曰求臣亦猶是也美哉言乎是宜

丁公被戮於項亡之後而屈氏獲顯于隋滅之餘

○漢高初入關欲擊秦峽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
可輕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令酈食其持重寶
璫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此貪者餌之利而誘之術也
陳稀反代高帝問稀將皆故賈人也曰吾知所以與之
矣乃以金啗稀將多降者此非即子房所教者乎後漢
度尚擊桂陽賊至南海多獲珍寶而賊黨衆猶盛尚欲
擊之士卒驕貴莫有鬪志乃詐而焚其營積下令勵衆
徑赴賊屯遂大破平之晉劉牢之等討妖賊孫恩恩敗
走欲入海恐官軍之躡因緣道多棄寶物子女繫麗盈
目牢之等隨處收歛恩得復逃入海是知觸麋之犬不

當復顧虎也

○或問新城董公遮說漢王三軍素服之言大義皎然而張子房曾念不到此何也始漢王入秦宮欲居之樊噲諫不聽子房曰秦無道沛公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奈何安其樂乎子房之見蓋猶是矣

○端生說項羽都關中不免見殺而婁敬以勸漢高得封進言之難如此

餘冬序錄卷八

餘冬序錄終相卷之九

內篇第九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凡用兵制勝在已成功在天淮陰侯拔幟傳殄沙水之事古今戰陣中之奇勳也然天實為之以相其謀耳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輔以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願假臣奇兵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成安君不用信引兵下井陘遂破趙軍謂廣武君曰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為禽矣吾聞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成安君

誠用廣武君計信豈肯復下并陘乎澠水之後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此萬全計左車之所為成安謀者而龍且不用信得一戰定齊地此吾所謂天也成安君謂信兵不過數千今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龍且謂信易與耳今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二人者不誠於敵如此不計目前之事而為事外之計欲不亡得守信為漢將所向無前與龍且遇時功業已半天下而猶且笑其易與是何足與知彼已乎而為項羽將有名者龍且輩而已

羽可謂不善將將者矣

○或問陳平盜嫂事魏無知不為之辯平亦不自明有諸否乎按平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燕平不親家事或問平何食而肥對曰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知無伯聞而逐其妻是知平無此事也

○漢高之困於平城用陳平計使單于闕氏圖以得開史籍平計奇秘世莫聞而應邵著其事甚悉此因桓譚之言為之耳譚曰陳平之使闕氏必言漢有美女今困急欲以進單于見此人必大加愛而闕氏日誅不如及其未列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妬性必憎惡而請去之此說得行則欲使神怪故匿不泄也

譚之聽楚如此戰國張儀誑楚
所善靳尚謂楚夫人鄭袖曰去
今將以二庸之地六縣賂楚以
歌者為賂楚王重地尊秦秦上
為言而出之鄭袖言于懷王始
由出而有以知平之所計者也
○漢高欲殺雍臣以子房一言
皆項氏亡將漢怨昧不知怨布
家宋家能因感公以言上而救
善者乃捕昧以自媚漢何哉宋
及信之力顧不勝公輩若耶高
地不與楚因儀將殺之
王甚愛張儀而欲出之
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謳
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
張儀此譚即之言之所

信不能生得昧於高帝耶昧罵信非長者且曰吾今死
公亦隨手亡矣信卒為蕭相國所給而死於女子之手
是固有天道哉

○陳豨為鉅鹿守過辭韓信信辟左右與步於庭之所
言者令人第上變之言也豨相代監邊擅兵數歲高帝
用周昌言豨豨客不法事豨恐始反前此信所與謀誰
當聽聞其間乃爾甚悉又何以能又不泄如此信知豨
乃帝信幸臣也而敢以逆謀言豨安能保豨及諸耳目
之不發我以為利司馬通鑑直錄為舍人第上變之言
謂是固不足信也信嘗奏終灌等列眼中寧復有豨而
謂信為豨從中起信乃肯臣事豨以圖不可成之大事

罪又謂信使人之稀所而與家臣謀詐殺發兵部署已定待稀報信之才乃當受人指揮者耶信誠有逆謀決不使人之稀所決不待稀報以取敗謂信待稀報未發而敗者兒婦口見誣事也或曰信反扶有無不可知彼蕭相國而為呂后謀又給信入賀聽信縛信斬之不為一言少緩須臾以俟高帝之命何也信相國之所為者是時相國思自脫禍不暇何暇救信噫帝欲除信久矣史稱帝畏惡其能此其旨必素露於左右其討稀也自將而往信留京師豈無防信之密言屬之呂后后用一時飛語收開國之元勳而果於行誅后與相國謀必及帝之所屬者此相國之所以無事乎奏報也帝已破稀

歸聞信死且喜且哀喜哀之間吾知帝之欲因事除信而有密言也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呂氏實使之然非后自為也后言於帝有不如遂殺之之謀矣而後令其舍人告越豈非亦帝之旨哉嗚呼信之誅亦然

○貫高忍死以明張敖之不反而君子惡其首為亂謀謂罪無赦可也酈寄說謀以給亡祿為賣友而君子取其能安社稷謂義存君親可也

○漢書朱建傳辟陽侯難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建乃求見孝惠臣閔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辟陽侯誅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為辟陽侯言帝帝聽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亦倍矣於是
是閑藉孺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鄒陽傳梁孝王
朝求為漢嗣上書願朝太后議臣爰盎等不可王令人
刺殺盎事敗恐誅陽至長安因客見長君曰長君為得
幸後宮天下無有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
即窮王恐誅如此則太后切齒側目於貴臣矣長君誠
為言之毋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
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果得不治一事
一律陽之所為謀差正於建要之皆戰國之餘習也建
之為辟陽侯謀者史載陸賈實使之鄒陽之謀出於齊
人王先王陸與王戰國之士也建不終其御卒以喪身

無足道者鄒陽其才而不能不計逼所謂王長君以行
其言於上豈非世道固使然哉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
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勸天親戚李廣

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

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
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
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曾一口斯獲罪於天
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
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

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違者宣化門內有大樂園其甚盛

之矣孫克從咸平七年進史稱彦超自悔多殺重戒後

士及第亦止州官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彦

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彦超同時若曹彬其

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愛何如蕭

○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

曰有主者上曰然則君主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驚

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

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

焉帝稱善丙吉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問牛行

幾里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間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

事非所當問也方春米可熟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公

主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吉之自解之言與陳平

之對大抵相類其言近是而事則悖矣朱子謂平所言

得宰相體而程子亦以平為知學春以為平持所謂耳

學者其所言平緊乎未之能盡也吉起獄吏至太位知

以調陰陽為已責當時服其能知大體豈其然乎民間

殺傷與牛喘言有輕重人命之重足以上下陰陽都邑

之亂如此政教不行可知政教不行如此即陰陽不和

可知而吉顧區區於牛喘乎問何見事之不審乎吉之

所言又平之於平者耳吉踵魏相嚴急之餘故得大體

之察察於細而忽於巨吾恐知大體者之不如是或也

○漢田叔為魯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唐杜造為禮部尚書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賂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又志宋蔡況從父元定謫道州元定沒徒喪議喪以還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曹脩古知興化軍卒于官寘位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人卒拒不受仁可謂漢之孝廉矣孝友克肖于也蔡氏父子道學之儒也脩古季女之識乃亦爾邪其先人德之所化然也歐陽永叔為蔡高墓誌云太康主簿蔡君山卒其妻程氏一男一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之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予於是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

○漢賈誼自長沙徵見孝文帝方受鸞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時渾邪王降漢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汲黯謂曰陛下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底其禁而傷其枝者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時乘輿坐張畫屏風畫射醉踞坦已作長夜之樂班伯久病新起上指畫而問伯

曰紂為無道一至於此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
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者也上曰苟不言此此國何
戒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武王號武王雅所
以流連也詩書鴻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
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賈生矯矯文帝朝凡為諸侯夷狄制度風俗禮義刑
罰教太子禮大臣及食貨利害等議事之當否後當成
敗無一弗盡者惜乎帝弗能盡用也漢藝文志有五曹
官制五篇或以為誼所條其誼傳中所謂草具儀法悉
更奏之者歟誼欲改正朝服色上黃及施三表五餌係
單于史譏其術孤此獨非可行者歟宋梅菴嘗云虜人

分明是遭餌誼之五餌不為則已為則須並用漢主和
親宋議金帛效固然也文帝十四年公孫臣言秦得水
德漢受之推終始博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且改正
朝服色上黃丞相張敖以為非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
帝更召臣正拜博士卒改歷服色事臣之所議誼之議也
誼言欲天下安文真若衆建諸侯少其力割地定制今
齊趙楚冬為善下國地盡而止燕梁它國皆然地衆子
孫火遠國而空置之頃其子孫生君之地制一定下無
倍畔心上無謀代志帝不聽至景帝七國反叛禍莫大
焉孝武世主父偃言言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易制
今諸侯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亂急則阻疆合從以逆

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
適嗣代立餘無尺地封疆推恩分地侯之上以德施分
其國可不削而弱上於是詔諸侯王欲分子弟邑者各
條上藩國始分僱之所議詎之議也以詎為帝議帝周
而後竊詎議得行焉矣故詎言之於其事先而後言之
而行於其已驗後時不同也然則詎何憾古人述作毅
矣蘇子瞻才雄千古而強奪詎與陸贄書詎之言固掣
然有以當其心者春讀詎傳有感焉故著其事

○賈誼年二十餘至太中大夫以少年短之竟不免謫
死揚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遲暮而卒登三
台位園花澗草于此見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

田何憂晚歲洛陽問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
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於人何尤
○史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
自以不冤先儒多不謂然以非錯之誅極為濫刑趙蓋
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為冤之大者故也又曰如其言
則于公賢於釋之釋之猶能抑嗇夫之賞辨罰金之罪
賢於于公多矣春按釋之傳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犯
蹕釋之奏當罰金文帝怒其罪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
使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上
從之張於當時民不冤者特下廷尉者耳釋之嘗不嫌
於景帝景帝立釋之常自危歲餘去位晁錯誅在景帝

三年釋之蓋去位久矣使在位亦不能理錯也定國立
宣帝刻覈之朝趙蓋韓揚之死豈其所能救哉即事而
數之于公不如釋之者非于之罪其時不如張之時也
魏三肅告明帝曰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
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
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
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者也龜山揚氏
曰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
已是則開人主妄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

而擅誅乎唐柳渾為相王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鏐工
私市他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
下邊殺之則已若委有司詳讞乃可於法當赦請論如
律由是下死洪邁隨筆曰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
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邊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
徑殺之端乎斯一節亦為當也洪之言得龜山之所謂
者而春以渾猶未見肅論釋之事也春嘗考之隋書源
師煬帝時拜大理以卿帝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
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從帝令
斬之師素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
司義歸恒典脫有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

帝乃止又國老談苑載周世宗時畿縣令因部夫犯賊受絹數百疋欲置之死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怒曰法者自古帝王所請奉以防奸朕立法亦一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執遂貸其命是二事又隨筆之所未及論之者也

○漢竇嬰傳景帝弟梁孝王來朝王以竇太后必子有寵帝與燕飲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梁王大后憎嬰嬰因病免春於此得嬰之所為賢者歟竇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詔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淮南反時使嬰與蚡尚在淮南未必不憚嬰

而蚡向有私語固可無事乎說而下也漢誅灌夫及嬰而論夫者又為嬰累嬰之氣節不可沒也蚡規利賣國而病死於事未泄之前竟脫災旂之罪嗚呼孰謂二鬼能報冤哉

○汲黯公孫弘在漢武之朝豈可一日而同語哉黯嘗廷詰弘曰齊人多詐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弘竊言雖汲黯之直亦不得復與辯者弘置事而言不敢以所議與黯辯茲弘之所以為詐所以為不忠也黯之知弘審矣他日又言弘三公祿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

善者無過黷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
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約名如黷言且無黷忠陛下安
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弘勉為武帝言入臣為
不節儉茲為布被所以飾節儉之言也而黷及之故遂
有任以詐弗辨而帝益尊之黷兩言弘詐弘一不辨而
一自任一言有術存焉小人機鋒巧於避就如此黷搆
恠之何哉嗚呼弘之所以為詐也為弘之所以為不
忠也黷之知弘審與弘言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黷孰有
性倨少禮之人而肯善大曲學阿世者乎弘妄稱黷善
已而匿怨以忠美黷何小人之多術也

○公孫弘嘗言人主病不廣天人臣病不節儉弘為布

被食不重肉故人知其詐而不知其所以飾節儉之言
也武帝極意土木窮兵萬里皆在相弘之後安知非弘
之所云廣六者有以勸之乎春茲表出之以著弘罪

○漢李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

無部伍行陣馳善水草舍止八人自便不擊刃斗以自

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陳擊刃斗士吏浴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

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虜卒犯之無以禁也

而亡卒亦供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

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

不識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

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可也然不可為法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小入之情樂於安肆而特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覆而樂於從廣且將讐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春以為餘事亦然故著之

餘冬序錄卷九

餘冬序錄極壯卷之十

內篇第十

柳漢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渾武用兵漠北諸宿將才氣無雙李廣者然官止即中令飲恨而死霍去病少年崛起以功致票騎將軍冠軍侯衛大將軍後貴寵遂無去病比者何哉考其為將廣性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貳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樂為用去病則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踰鞠兩人志操相去如此史記廣謂麾下之言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軍于外而大將軍從廣却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其論云病曰若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此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名之事而歸之天尚矣論哉史稱廣死時一軍皆哭百姓知與不知皆為垂涕此霍之所無也廣何恨哉廣嘗與故人論所以不侯之故故人云云廣曰吾在此平時嘗誘匈奴千人降而殺之至今為悔故人曰禍莫大於殺降君之不侯在此夫入亦在也自脩求所以無悔者而已矣世之人未可以廣故而隱為善之心也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為將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惇父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宋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東甌三湯和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夾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為聞者服之法果足持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

知合變出奇覆趙全軍房琯效古法用車戰陳濤斜之敗僅以身免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邊事德用謂咸平景

德中賜諸將陣圖八皆死守以至屢敗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異效帝是其言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謀言將用大斗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賊衆熾焉法之不足恃也久矣

○霍去病為西涼將軍武帝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耳不卒學古兵法岳飛以秉義郎諱留守宗澤澤謂飛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之言去病之所見也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如朕觀宋白所集武經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夾谷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

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為奇以奇為正無往不克夫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奕基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其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此其所以覆趙軍也○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武侯以復漢討賊為任其出師表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之語論者謂武侯不問利害只求義理是其見得真處即聖賢之心也司馬溫公作韓魏公祠堂記載其言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輒不為哉魏公此言視武侯心可無愧矣

死淳甫每誦董仲舒正誼明道語以為君子行已立朝
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司馬公改新法或勸防後
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南軒張氏曰使他人答之
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言已自好而公更不
論一己利害其平生所養聖賢不過如此嗟乎此雖言
語文字之間要之其所以動天地贊鬼神者自有在也
○百里奚飯牛而牛肥見說苑卜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磾
監馬而馬壯見漢書事雖鄙足以占其才百里奚以飯牛
受知秦穆公卜式以牧羊金日磾以監馬受知漢武
人之才固隨用而見而亦難乎其見而識之者世無
擬漢武雖秦龍之淵累終不過也

○漢酷吏傳稱周陽由為郡守武帝時最為酷暴驕恣
汲黯為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
均茵馮司馬安吾不知其何如人汲黯傳黯姊子司馬
安文深巧善宦豈其人歟本傳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
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好將
伏任氣節行脩潔當武帝時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
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張湯為廷尉黯質責
湯於上前又面觸丞相弘等懷詐飾智湯刀筆之吏其
言一不火借大將軍青既益貴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
黯之為人如此以蚡青之勢弘湯方柄用而黯無所屈
顧獨避讓一酷吏何也黯與由之不合可知者黯與同

車當嚙其面去之何均齒焉之有乎而謂黜未嘗敢焉
誣亦甚矣由為府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
史載由恣橫一至是然使由過黜亦自不敢迺爾黜初
仕孝景時以嚴見憚武帝嘗怒黜黜然特加禮敬不冠
不見也嚴助稱黜之節貴有弗能奪弘湯疾黜欲誅之
以事竟不可得大將軍聞黜賢數請問以朝廷所疑淮
南三謀反以憚黜不發衛人仕者皆嚴憚黜出其下彼
周陽由何為者耶

○漢武帝病愈見未央廐馬瘦怒廐令上官桀欲下吏
桀言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繼之泣下上
以為忠由是親之至受遺詔輔幼主帝他日又因病愈

幸并泉道不治怒右內史孫縱遂坐以他事棄市帝怒
縱時不至欲下吏特銜之則不如怒桀之甚也而縱以
死桀之泣蓋婦人之仁對人之淚耳

○衛青為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
名之所歸豈在富貴李將軍廣洵洵如鄙人口不能出
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
於士大夫也亦奚必文章藻飾為余讀史至兩人傳贊
有感焉為標出之或曰不有大功德而取富貴君子弗
道之矣質而弗文奈何黃山谷有言數十年先生君子
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
宗傳觀茅季儒曰仲乙安用文章也吾於廣無憾矣

○班史公孫弘傳黃鐘一叙武帝朝得人之盛而以滑稽者廁之滑稽在與造功業制度遺文問何取乎東方朝當時頗有諫諍故臯文章非碌碌可比當時人物下式輩二子豈多讓也而孟堅特目之滑稽班史於善善之義短矣

○漢武時主父偃以上書為郎充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賤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罪食死即五鼎烹耳偃後以罪誅晉桓温為大司馬嘗云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温後以逆終

○漢武帝拜田千秋為相肉奴聞而笑之宋神宗相王

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趾至青之露布以誠其非蠢爾外夷蓋中國所不齒也中國有失乃為彼之所輕如此君如武帝神宗臣如安石之才而有不免况其下者乎范祖禹為翰林學士時宣仁太后崩祖禹上言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慮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明矣而哲宗不能聽其言任伯雨權右正言時徽宗初政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若貸不誅

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
食聞中國黜停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請南朝聽用此人
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
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而章惇
竟得進其誅焉呼宋君於是乎有媿於遼主而欲無夷
狄之輕侮難矣哉

○班孟堅作史叙魯宋家者流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
趨人之急甚於己私辱死而薄望既以振人之命不矜
其功可謂賢矣而類之游俠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
邊繼復持錢二十萬助給徙民式田畜為事當時聲名
曾不足擬俠士及在位亦無奇節然迺入列傳焉豈

非宋家者流止能擅義狎色而義在朝廷者准式故耶
嗚呼夫世之人賈虛商行賤賄而貴市朝儻其間稱貸之
際羽毛之輕有邦客焉錐刀之末有陪弄焉龍斷而私秦
人相視知定者可以為宋家者流也乎可以為式也乎
塵土縹衣其營什一之方江湖者為音寧免與販之
言嗟矣孰不知義之為重我務得之心勝之耳積而能
聚此人之所以難也

○田千秋以一言取相况千里以三語碎為據樊擘以
一筭餌拜都尉孟佗以五斗酒博刺史即事而數之千
秋其復乎千秋猶能悟上第不當以此遽致相位爾
○漢博士休休音行風俗使膠東魯國鼓鑄益鐵還奏

事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之可也湯不能誦其義謂者給事中終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顯已之任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內稱以出疆何也且監鐵部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偃篤誦罪法武中御史凌漢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天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善其言此終軍所以罪徐偃之言也

○漢霍光廢質立宣宰相揚敞而下不敢異議而嚴延年獨劾之召東萊謂伯夷之後一再見者東晉海西既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御史中丞王恬奏劾温大不敬請糾罪温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若恬非嚴延年之後一再見者乎而恬之舉又難於延年矣

○漢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弟婦生男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平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一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兒子之責問乃伏後魏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金壽春縣

人苟奉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始見在同縣趙奉伯家奉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決崇以二父與兒別禁一處數旬遣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奉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知之以兒還奉遂詰奉伯詐狀奉伯歎服隋于仲文還國安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及兩家俱認州郡亦不能決請於仲文於是令兩家各驅牛群至乃故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呵詰任氏服罪而去誠之不可掩如此

○漢張安世父子封侯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玄紵夫人白紵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微是以能殖其貨史臣欲明安世之賢其富非招克而致之者雖然身都將相焉用殖貨為哉此與拔園葵去織婦者異矣

○漢孝宣殺趙蓋韓楊皆不厭人心後世追論其用刑之刻必並舉而言之東坡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蓋蓋韓楊蓋三良臣下及趙者豈以廣漢持魏相是非適有自取之道故邪

○趙廣漢之死魏相為之請延壽之死蕭望之為之
○漢韓延壽善為政坐法棄市吏民莫不流涕延壽二

子皆為即吏延壽臨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己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延壽死非其罪三子去官不仕是也延壽教子勿為吏以己為戒何也延壽為吏有罪屬其以己為戒可也己誠無罪何戒於死哉范滂坐黨錮死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君子於此有一聽之入而已矣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宣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後五歲為丞

相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是冲之救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冥然死牖下倘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也而果不死至儋州之寬而死於潭善惡之報如此夫西貝似道毋憂再起焉廷鸞病亟曰世禍福亦可驗矣

○趙飛燕證班婕妤好好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按之詐若其無知詐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得琴阜陶滂曰阜陶賢者知滂無罪將連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理與婕妤類後入達此可以發無益之禱祀矣

○陳咸之父教子以讓而成達之崔烈之子譏其父銅

吳烈亦耻之不德不可以為訓於家如此

○漢哀帝以王嘉封還董賢益戶事無所發怒而追責其為梁相等事此徒欲加之罪云耳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詔嘉詣廷尉獄光何為者史詰問嘉嘉對曰案惠者思得實相等無罪後蒙大赦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嗚呼此上指也嘉仰天歎曰幸得克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因遂不食歐血死嗚呼孔光何為者嘉之死光有力焉而嘉猶以不能

進光為負國嘉則賢矣然不可謂知人也史稱上覽嘉對思其言以光為御火大夫尋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又云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帝之用光豈為思嘉言哉帝嘗令董賢私過光光知帝欲尊寵賢及聞當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用賓客鈞敵禮此帝之所以用光也使帝而思嘉言豈不亦知嘉之無罪哉傳嘉以前毀短光免為庶人歸故郡丁明以素重嘉憐其死冊免使就第光既相賢遂權伴人主光者非嘉之罪人耶

○為援對光武有不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語當上下之

分未定之時志建立者擇君而仕誠不為過苑增而漢
用張陳之儔矣呂布而蜀用關張之亞矣王猛而晉用
王謝之匹矣李密而唐用袁鄂之倫矣有才而不知擇
所事或此之匪入或子然欲以自用其不能名世也惜
哉

○董賢之死所厚吏朱翊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指衣收
賢屍葬之王莽聞之以它罪擊殺謂謂直以賢所厚吏
自可誅矣

○鄧禹師行有紀百姓携負迎降日以千數衆號百萬
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晷影已戴白滿其車下莫
不感悅然自憑恃叛後威名稍損戰數不利歸附者日
益離散事會之變蓋不可期如此地道無成而待有終
也光武若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
歸者數千而去者相繼固不同矣

○馬援為孟冀言匈奴烏桓擾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
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
子手中邪金完顏安國曰大丈夫暴骨邊庭不猶愈於
病死乎此伏波之志也伏波乃欲裹尸還葬則是東
坡所謂蜀伶志死未忘骸耳諒為烈士骨豈不取可矣
○馬援謂梁松寶固曰凡人富貴當慎可復賤也如卿
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
可復賤此騎虎之勢不可不懼此言不可不勉思也吾

見從事人之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多矣

○實錄與聖書有云為忠甚易得其實難憂人太過
以德取怨余嘗三復此言

○蔡遵寔於光武悼之甚每朝會歎曰安得憂國奉
公如蔡征虜者惟帝念功不以存沒為司帝於殿殿之
痛情蓋有不空已者矣群臣聞之自首其能憂國奉公
否乎法遠之所以憂國奉公者豈不可也姚期乃曰唯
下哀念蔡遵群臣各懷慚懼有如憂國奉公如征虜者
何慚懼之有哉將益有所感激知其所以憂國奉公者
必為上之所念矣帝是歎也非群臣勸戒之一機耶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為侯復召就兄與欲封之與固

辭貴人問故與曰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土
取婦聘祝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
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范卒不為宗親
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尚鄴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
之被誅父母皆自殺與之言卒驗于其家與弟鮪為
子嘗求楚王吳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祭
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文可配王豈可為三也
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爾止一子祭
鮪不從及後鮪事覺儵卒顯宗
不坐然儵之言卒驗於其家為可
石而不能受之於父兄父兄之賢身為方劑而不能自

愈其子第若是者豈不可恨哉

○張敬夫論嚴子陵非意隱行惟必長性而不逆者彼與光武久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待人才固足辦之矣。欲進子兩漢之事則又懼其未能信從故寧不就之耳。嗚呼！彼之心固如此哉。春觀子陵與侯君房書之所言所以知子陵之胸臆矣。翻得書奏帝帝有狂奴故態之哂及幸其語撫腹之間聲以咄咄又曰我竟不能下汝耶。此豈禮貌賢者之言也。子陵是時年亦已長矣。帝不以師友處子陵而有諫議大夫之除何哉。帝問已何如。昔時子陵謂差增於往其素不足帝也。可知使子陵而職諫議大夫不

能一毫阿諛順旨而帝又不能一一尊信之。然則如子陵何哉。帝不任三公而政歸其大臣至以直言死其群臣往往以非讞而免。能點將米之事。廢后易太子皆人道不可之大者。子陵是時有死其職而已矣。不然亦有去而已矣。夫死其職非賢者所以愛其君之初意去其君於受職之餘孰與今日之不受之為全其節而君臣之間兩可無憾也哉。嗚呼！此子陵之心也。春敢以是南軒之所未悉。

